

东周列国志

第二函  
十二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二十

白下蔡景元放評點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孫臏前次救趙今次救魏雖是兩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計總欲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雖是一樣出兵却是兩般用計救魏之役是迎其氣而奪之所  
以挫其鋒也救魏之舉是驕其心而誘之所以制其命也

龐涓見用于魏不特忌害孫臏其沮抑賢才正復不少吾于何  
知之于涓死後魏更無才知之

魏惠誤用龐涓遂至蔽塞賢路害孫臏而致齊仇殺太子喪師

辱國鄰國見凌再世不競蔽賢之人其爲害于國家如此

孫臏兩敗齊兵殺龐涓而強魏國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成身退一着其高更不可及

鍾離春之說宣真是奇人奇事竒想然鍾離春不足竒竒在宣之肯聽而且立以爲后耳然則宣奇人哉商鞅無論其變法厲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詐奸險之極如此人而曰素講于帝王之學豈非癡人說夢

兵端開自秦而不由魏之兵力非能強于秦也公子卬于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于其心也一卒未交鞅何至求和如此之亟且從來求和之舉自當出于爲主而力弱者若求和出于鞅則鞅或可信其無他奈何反先出于秦乎公子卬若于此時將主客強弱一算則鞅之詐本不難知他只因先有

一夙昔相與之見在胸中便把事來看得十分輕易了所以

其詐術只是公子卬徹歎不是商鞅妙計

語說屬滑同太子申起兵伐國行過外黃蹠有布衣徐生謁見太子

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論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國也

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

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國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

曰今太子自將而攻國幸而勝富不過於國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

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

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

必不行也夫一人為鼎眾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眾太子即

欲還其誰聽之又說他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屬滑曰大王以

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



前後交鋒五六次國皆不勝復遣使往國催趙救兵國復用田忌爲

大將田嬰副之孫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國田忌又欲望國進發

孫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國未嘗至國今救國奈何往國乎只是

主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

今日之計惟有直走國都耳却與田忌從之乃命三軍國向國

邦進發龐涓連敗國師將逼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國兵復寇國境

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卽時傳令去國歸國兵亦不追趕孫

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國兵素悍勇而輕國號爲怯善戰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

軍半至吾軍遠入國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臏

曰今日當作十萬竈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竈頓減必謂吾兵怯

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筭得吾因以計取之

田忌從其計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魏兵屢敗正好征進却

被魏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

有這一忿下面之追齊兵便不消致詳了

及至魏境知

魏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足有十萬驚

曰魏兵之眾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

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且慢歡喜着太子申

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魏人素怯今大

地絕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魏人多

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

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只怕未必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

爲二隊倍日并行便上他策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葱率領徐進孫臏時刻

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

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在大名府城東南十里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

谷深隘

也恰好有這個地方

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只檢絕大一株留下

餘樹盡皆砍倒縱道上以塞

其行橫

有此一欄方好引他舉火

却將那大株向東

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

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

師孫示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

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

待○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札準備

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只顧催

趕

只等趕死

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

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兵畏吾躡其後故設

此計也

只怕他倒要識你之後耳

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抬頭看見樹上砍

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

不好了引眾軍士出箭來了

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別夫之計



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哀達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  
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  
殺此刖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  
亡軍士射死者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偽書好似鬼

今宵伏弩妙如神

相交須是懷忠信

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  
之事欺孫臏而刖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  
遇馬而悴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國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  
二朶之兆始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  
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住不行不隄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國兵  
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迺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

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車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輕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臏歎息不已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葱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葱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只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畢竟是他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葱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魏**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葱喏喏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朝**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臏把盞相國騶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子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孫臏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臏固辭不受高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

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  
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昔以公干天下後世正是厚道留臣亦無用頗得閒山一  
片爲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閭之山在秦州孫臏佳山歲  
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後人立廟祀  
之有贊云

孫子知兵

翻爲盜憎

別足銜冤

坐籌運能

救韓攻魏

雪恥揚靈

功成辭賞

遁跡藏名

揆之祖武

何愧典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  
侯無不贊懼魏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魏國合  
兵攻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宣王約會魏齊之君

同會於博望城

任州陽州東北

**魏**

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樂之

得賢臣之力也

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

外四十里爲苑囿以備狩獵

安而不務最是難事

又聽信文學游說之士於苑

門立左右講室聚游客數千人內如騶衍田駢侈瓊淵等七士六

人皆賜列第爲士大夫口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驩等用事田忌

屢諫不聽鬱鬱而卒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

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

諸國偏就備了

一身怪亦甚形容太過

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

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

古齊各在東平州界

人也覆姓鍾離名

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

灑掃

奇人奇事

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

猶云無恥

之女子也乃奏

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

申知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求千乘之君得無  
有竒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竒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  
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  
拊膝而呼曰始哉始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  
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  
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  
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謔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宣王大怒  
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  
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強不日出兵函關函國爭勝必首受  
其患開端奸正  
中要害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  
聞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  
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敢

客徹賢竊位騶衍等迂談濶論虛而無實大士信用此輩文恐其有  
韻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土築宮築園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  
國賦所以捐賸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  
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儻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歎曰使無鍾離氏  
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卽曰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齊宣  
難得  
看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  
王招賢下士疎遠嬖佞散遺稷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鄒人  
孟軻爲上賓國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  
後話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白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國比  
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  
存明矣國今大破於魏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不能支必然東  
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

使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國帥出咸陽望東進發

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曰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樂

鞅之計公子邛進曰鞅昔日在國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

士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鞅念昔日之情耳却不知商

鞅不聽人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卽

拜公子邛爲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可見兵力亦自不強進

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時所築以拒國者堅固可守可見城

守公子邛正欲修書遣人往國塞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可

道今有國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邛命繼城而上發書看之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懼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爲兩國之將何忍

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

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

會相見於玉泉山在孝義縣西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

而工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昔俯從幸示其期其言大日

者其中必法

公子叩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却不想他來遂厚待使者答以

書曰

相國不意夙昔之好欲舉桓公故事以衣裳易兵申安國之

民助管鮑之誼此叩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圖**鞅得了回信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日期言兵前營

已撒打發先回大輕易便只等會過元帥便拔秦都起復以旱藕麩

香遺之曰此二物地所產旱藕益人麩香粹邪聊志交情永以為

好何必急忙公子叩謂鞅愛已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以衛鞅

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



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雖五隰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

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砲爲號便一齊殺人將來人盡數

挈住不許走漏一人險安排至期使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

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輜車

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却不知還有許多  
人不能相當也

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口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

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

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商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商鞅使

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餚兩箇侍酒的都

是魏國有名的勇士一箇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箇喚做任鄙手格

虎豹魏國纒舉初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響號砲

山下亦放砲相應聲震陵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砲何來相國莫非見

欺否得衛鞅笑曰暫欺一次尙容告罪公子卬心悅便欲奔逃却被

烏獲緊緊幫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掣入公子少官率領軍士

拘獲車仗人等真箇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公子卬上了囚車先

遞回國報捷却將所獲隨行人眾解其束縛賜酒押驚仍用原來

軍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同來賺開城門所以不許走脫一人另有

重賞如若不從卽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

允却教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鄙作獲送使臣單車隨後城

上認得是自家人從卽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

一脚打箇粉粹闖闖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

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竄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吳城

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入直逼安

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在秦軍行成衛鞅曰王不能用吾吾故

出仕國蒙王尊爲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

負重托龍賈曰吾聞長烏戀舊林長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

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魏謂龍賈曰若要我

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只得應諾回奏惠王惠

王從之卽令龍賈奉河西地圖獻於秦軍員和魏鞅按圖受地奏凱

而歸公子卬遂降於秦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

去訖是衛鞅本意自此稱爲梁國秦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

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爲商君後世稱爲商鞅爲此也

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歸秦爲秦更治立致富

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極矣賓客齊

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謬謬爾等居商

君門下豈可進諂而陷主乎眾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謂

眾人之諂試言吾之治與五殺大夫百也朝賢良田五殺大夫之

相穆公也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為西戎伯主及其自奉者不

張盡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晉入戰法令雖

行刑戮太慘是商鞅殺身之本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

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子兄弟外含怨心此數語明白確切之甚而鞅乃不悟豈非

天誘其喪一旦晉君宴駕君之危若朝露固可貪商君之富貴而自誇大

丈夫乎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大有自薦之意辭職去位退耕於野尚可以

望自全也商鞅此時即能從良之言亦未必能全免蓋鞅之惡已盈天道必不肯放過但受代之人或懷其德為之幹旋于中

則其禍或可稍輕緩耳乃竟不肯從則適以自促其禍矣商君默然不樂後五月晉孝公得疾而

薨羣臣奉太子驪卽位是為惠文王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

不知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

王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晉邦

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

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王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

彰故姑容旦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

儀仗隊伍猶北諸侯死和百官餞送朝署爲空是儀命公子虔公孫賈

密告惠文王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如歸商於必然謀叛

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王大怒卽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

鞅梟首回報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

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人心如此積惡可知商鞅車駕

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

商鞅大驚知是新王見責恐不免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

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

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好在使他有已親經天道

商鞅歎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晝夜前行混出關門

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誘虜公子卬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

以獻魏得意時死作冤家復魏迥回商欲謀起兵攻魏被公孫賈追

至縛歸惠文公歷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年分屍處得賈追

道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

國富強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

事也髯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  
五路分屍亦可憐

慘刻從來凶報至  
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

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王西并巴蜀稱

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卽發兵伐之

惠文王遂稱王遣使者遍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  
惟秦威王熊商任用昭陽新敗魏兵殺魏王無疆盡有魏地地廣兵  
強與秦爲敵秦使至魏被魏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  
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破激往秦邦

學有可以得富貴之道而爲學者不可有求富貴之心從學起  
見則爲已而爲君子從富貴起見則爲欲而爲小人爲學同而  
所以爲學者異也如蘇秦之讀書刺股非不于學甚勤而其所  
以然只爲富貴熱中不是爲已發憤故其人品殊不足數  
爲學雖不可有求富貴之心而才學却有可以得富貴之具觀

人者但當視其才學以爲低昂也乃世俗人情不論你才學不才學只看你富貴不富貴真令天下有才人氣殺亦令天下有心人嘆殺

沒才學人雖得富貴祇成其爲可笑可鄙有才學而坎坷貧困縱不生敬亦當生憐世俗却只敬富貴不憐才學如蘇秦之一家是也勢利起於家庭不怕千古高才不遇人同聲哭殺也

遜世無聞故君子之高風白眼揶揄寔世情之惡態若餽粥可繼閉戶自娛猶可若未免求衣食于世俗之中這無聞兩字却也難說

富貴才學四字雖有相連處亦有相拘處我見世間多少糊糊塗塗人一般也富而且貴享用一生多少懷才抱藝人淹蹇憔悴終身不振時命之不偶造化之弄人真是沒法蘇秦前雖困



頓後面也還揚眉吐氣一番還是他命運強似人處

蘇秦是傾危奸詐之人心術甚不端正只看他先說秦以兼并便知

蘇秦之以合從立說是因恨秦之不用而思抗之以洩其忿也然爲六國計則寔是合從有益六國若能終守其說何至爲秦之所并耶

蘇秦說六國之語總是在誇其强大可以拒秦不應受其欺而自卑自削然後歸到合從一般機軸

蘇秦張儀二人才學俱不相上下若論奸猾詭詐還是張儀占強蘇秦之所以能制張儀全虧收之于困阨之際助其資以謀得國柄足以動其感激之心耳讀者莫因儀之入國術中遂分二人高下也

凡人激不甚則怒不極其求洩忿必不勇而濟之者爲德亦不  
深蘇秦之激怒張儀只是先爲之極則後日之收斂不患不入

吾穀中耳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回

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

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

出遊列國乃請于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就是有才學也母嫂

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生要卜錢可嘆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

舌博富貴雖是庸人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曰生計無聊豈可悔乎

見近却亦不爲無理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于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

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食祿有方蘇秦被一家阻當乃求見**周**顯王

說以自強之術顯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于農賈之家疑

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

當方不養當方人往如此可嘆

蘇秦在館舍

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回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

可破還好無產便不免卽屋之嗟矣可嘆製黑貂裘爲衣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

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

時候未

沒聞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

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

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

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

貉此西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臣請

獻謀效力并諸侯吞秦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能

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

便是姓蘇的時運不通

乃辭曰孤

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

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

書凡十餘萬言

時連不來多才無益

次日獻上

秦王

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

秦之意而謁

相公孫衍

越發不

衍忌其才不為引進蘇秦留復

歲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填計無所出

不怕氣乃貨

其車馬僕從以為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罵辱之妻方

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饑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

為炊

不怕氣

有詩為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

貧窮骨肉一途人

試看季子貂裘傲

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

天下古今正不知有多少英雄同降

嘆曰一身貧賤妻

不以為夫嫂不以為我為叔母不以為我為子皆我之罪也於是簡書

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只須熟

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

錐自刺其股血流遍足若志如此不愁學問不成但既于陰符有悟

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在掌中乃自慰

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

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

倘有出身之曰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為弟講解代與厲亦有省悟乃

各出黃金以資其行又虧有此兩弟不然只好仰望空嗟而已可嘆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

**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强可以輔成帝業怎奈**秦**王不肯

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故里乃思一擯**秦**之策必使列

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可知合從之計只是為自己之私於是東投**趙**國

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為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

陽君不喜還是遲未至秦乃去**趙**北遊于**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為通達

陽君不喜還是遲未至秦乃去**趙**北遊于**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為通達

居歲餘資用已盡饑餓于旅邸遊謝不遇其苦如此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

濟人須濟

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

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蘇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

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以下說六國語俱與國策史記不同不可置論大王列在戰國

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于中原曾未及

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且不賭覆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

亦知其故乎蘇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蘇所以不被兵者以趙

為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于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

蘇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連結列

國天下為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蘇文公曰先生合從以

安蘇國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為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

趙侯與定從約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  
至趙時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魏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  
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  
行義皆願陳忠于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  
卷口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死也臣故敢獻其愚忠臣聞保國莫如  
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為強魏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  
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魏之彘其後也故為魏南蔽者魏也魏  
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旦魏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于魏矣  
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魏萬里諸侯之兵多魏十倍設使六國合  
一并力西向何難破魏今為魏謀者以魏恐赫諸侯必須割地求和  
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破于人二者孰愈臣愚見莫如

結列國君臣會于洹水

在彰德府林縣即安陽也

交盟定約結爲兄弟聯爲唇齒

○攻三國則五國共救之知有敗盟皆誓者諸侯共伐之○雖強暴

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眾爭勝負哉○肅侯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

未聞之計今士客欲糾諸侯以拒○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

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千匹使爲編從約長

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償旅邠人之百錢

存德不忘是他好處好大辨錢道債故養了一

笑○正欲擇日起行歷說○諸國忽○肅侯召蘇秦入朝有急事商

議蘇秦慌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相國公孫衍出師攻

○擄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

移兵攻○將若之何蘇秦聞言暗暗喫驚○兵若到○君必然亦

效○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

乃故作安閉之態拱手對曰臣度○兵疲敝未能卽至○國萬一來



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兵果然不到方可

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蘇秦回至府第喚門

下心復喚做畢成至于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

子乃大梁人氏我今與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

往○邦尋訪張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之日又須如此如

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話分兩頭却說張

儀自離鬼谷歸○家貧求事○惠王不得○又是一個時後見○兵屢

敗乃挈其妻去○遊○相國昭陽留之爲門下客昭陽將兵伐○

大敗○師取襄陵○等七城○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何

謂和氏之璧當初○厲王之末年有○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獻于

厲王至使玉工相之曰石也○王工却不識○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則

其左足及○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于文以言爲石王怒則其在

足及○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別不能行動乃抱璞于  
懷痛哭于荆山之下一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  
汝再獻再別可以止矣尙希賞乎又何哭爲和曰吾非爲求賞也所  
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  
悲耳○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  
製爲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  
室謂之抱玉巖卽卞和所居泣玉處也○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  
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敗○功勞最大故以  
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在襄陽府宜城  
縣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於此  
潭邊建有高樓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  
請於昭陽求借觀之昭陽命守藏監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

啓鑰解開三重錦砒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首後傳觀實物極會

事無不極口稱贊止賞玩間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這魚是張儀難星一昭

陽起身凭欄而觀眾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羣

魚從之跳躍俄然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轉程守藏鑿

欲收和璧置積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

門下客推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赤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

人無行便動人疑心起見素行要緊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笞掠之要他招承

浪也孟張儀實不曾盜如何肯服笞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

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困

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

寧有此禍耶儀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儀

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說得妙於是將息半愈復還國賈舍人

至國之時張儀已回

合好妙如在楚

蘇秦說得得意

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問知從來遂

問蘇秦爲題相國信果真否賈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

舊耶何爲問之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遊相

國必當薦揚

情理之常  
令人易信

吾實事已畢正欲還題若不棄嫌微賤願與

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之既至題郊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

得暫別城內各門俱有旅店安歇遠客容卑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

賈舍人下車進城安歇次日修刺求謁蘇秦秦預誡門下人不許爲

通

一層

候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各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二層儀復候

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人拘留之三層曰子已投刺相府未

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

問甚訪賈舍人何在亦無知者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

傳命來曰相見禮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曰侵晨往候蘇秦  
預先排下威儀闔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五張儀欲登堂左右止  
之曰相國公謁未畢客宜少待禮儀乃立於廡下睨視堂前官屬拜  
見者甚眾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曰將是聞堂上呼曰客今何  
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禮儀只望蘇秦降坐相迎誰知秦安坐  
不動禮儀儀忍氣進揖秦起立微舉手答之禮儀曰餘子別來無恙儀怒  
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殮秦復曰公事匆冗煩餘子久待恐  
餓飯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命左右設坐於堂下禮儀秦自飯於堂上  
珍羞滿案儀削不過一肉一菜禮儀攜之餐而已禮儀張儀本待不乾除  
腹中餓甚現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指望今日見了蘇秦便  
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資資發不想如此光景正是在他矮檐下誰敢  
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筋遙望見蘇秦杯盤狼藉以其餘看

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儀心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

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坐不起十一張儀忍氣不過此

十二層氣誰能忍耐即走土幾步大罵季子我道你不忘故舊遠來相投何意

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徐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

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不能薦於趙侯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

才退不能有為貽累於薦舉之人似是真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

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能自取富貴何必來謁十三念同學情分

助汝黃金一笏十四請自方便命左右以金售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

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十四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

俱已移出在外以前只是激川又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

見相君必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

頭脫下衣履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拔

麼張儀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

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又加上傍人一句妙送足下黃

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

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

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相見來人恰好妙凡人在人喜

大怒中最易用計也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

重復提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

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

儀遂述一遍他人代說妙張儀此時真不能覆說第二遍也今欠賬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

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攛掇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

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像小人情願代先生償了欠賬備下車馬送先

生回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了欲往那一遊恨

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往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之人亦庶諸語張

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强秦之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

事正要你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人不敢奉

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却不道是相君曾分付來依舊與小人同載彼

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

賈舍人爲八拜之交蘇秦古了便宜一笑賈舍人替張儀筭還店錢見有車馬

在門二人同載往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裝買僕從凡儀

所須不惜財費及至秦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爲張儀延

譽這是要緊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卽時召見拜爲客卿

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甚賴子

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何遽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

知君者乃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真令人吃驚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



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

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偽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

於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

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妙在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

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君

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

真心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秦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放心於是

拜辭往趙見趙宣惠公昭侯曰趙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

下之強弓勁弩皆從趙出今大王事秦必求割地爲贖明年將復

求之夫趙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趙地盡矣俗諺云寧爲雞

口勿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疆趙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宜

惠公蹙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

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眾車馬之多無如魏  
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  
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永無秦患臣  
今奉魏王之命來此約從魏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  
以長策不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魏國說魏宣  
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  
秦寧不恥乎且秦地去魏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魏事秦何爲臣願大  
王從魏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魏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西南  
說魏威王曰魏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魏之所患莫如秦秦強則魏  
弱秦弱則魏弱今列國之士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  
秦連衡則秦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魏威王曰先生之  
言魏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魏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

仗旌旄前遮後擁車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

官員望塵下拜

真體面

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

于郊外以迎之

更體面

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

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

正爲有不下機不爲炊在前耳。小人情態皆然不足爲蘇氏諸人怪也蘇秦在

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爲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

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

老實得妙

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

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便見他厚道處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

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

便見他厚道處

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

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理也弟代厲羨其兄

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蘇秦住家數日乃發車往肅侯

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魏齊楚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

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魏文公先到次齊宣惠公到

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魏威王陸續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

私議坐次論來魏齊是個老國魏魏都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

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為叙魏最大齊次之魏次之魏次之魏次之魏

中魏魏已稱王魏魏尚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

議六國一槩稱王魏王為約主居主位魏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

國會議停當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立蘇秦立階而上啟告六王曰

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魯地廣兵多足以自雄是合從主腦秦乃牧馬賤

夫秦始祖非子為周牧馬據魏之險蚕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

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損秦之策向者已

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為兄弟務期

患難相恤雖是為私却是善計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次

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誓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

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堅此從約邦是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洹水誓明神

唇齒相依骨肉親

假使合從終不解

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魏文王俱薨魏襄王魏易王嗣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  
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六國之從則不利于**秦**之必欲設法以敗其約宜也但合從以擯**秦**不知六國有何不利乃旋約而旋解墮**秦**人之計而自取滅亡愚得可笑

從橫二說雖是互爲勝負然畢竟是主從者其理順而爲說易主橫者理逆而爲說難却反是橫說易行而**秦**卒以兼并六國從約旋合旋解而終爲**秦**所并者六國各自爲心故也

**秦**人散從始終不過兩策一是誘之以利使其同類相殘而已收漁人之利一是脅之以威以動其恐懼之心但六國若堅心合從互相救援則威不足懼至其以利誘人則全是欺人不會信過一次只是此方被欺彼又旋蹈其轍始終不悟豈非愚甚國家禪代是何等大事燕噲與子之一對庸妄下材連自巳本分事還不能照顧却無緣無故忽然想學起堯舜來豈非愚人

奇想

張儀欺楚之計本不甚高只因楚懷貪而愚故墮其術中耳

語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關欲用先聲恐喝之法關吏

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一寡

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可知從約不解是六國之

利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興師伐趙視其先救趙者卽移兵

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坐意欲不伐趙以負

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關不暇

何暇他移哉雖爲不肯伐趙然爲秦策却未嘗不是夫近秦之國無如魏而魏在北最

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魏太子結婚

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此計却好似伐趙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

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魏太子魏人首敗王聞

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為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魏今未踰年而魏

魏二國皆與魏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魏兵猝然加魏尚可望二

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為大王出使魏國必有以報魏也只

脫身非乃去趙適魏易王以為相國時易王新即位魏宣王乘

喪伐之取十城貪利敗易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

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魏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洹水之誓何蘇秦曰臣

請為大王使魏奉十城以還魏易王許之蘇秦見魏宣王曰魏王

者大王之同盟而魏王之愛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魏怨魏亦

怨魏矣得十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魏之十城以

結魏之歡魏得魏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例要借秦為重便宣

王大悅乃以十城還魏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



秦入宮問國求賢

愛才是假好德是實

易王知之而不信秦懼乃結好於

國子之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為兄弟欲以

自固

可知是好德

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

勢終當相并臣願為大王行反間於

偽為得罪於而出奔

地

王重其名以為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

厚其賦斂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侯

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立初年

頗勤國政娶

又與他結婚如

封田嬰為薛公

薛故城在滕縣

知從約將解不與

襄陵七邑之地

王使公子華爲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伐魏攻下蒲陽即平陽蒲縣○

其儀請於魏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子絲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

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却忘壞頭一遭了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

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

爲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

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

獻也魏王惑其言乃獻少梁今西安府韓城縣之地以謝秦因其還地以感

謝之是何等愚法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爲相時魏威

王已薨子能羈立是爲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

昔日盜璧之冤魏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

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懷王懼張儀用秦復

由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魏去魏奔齊張儀乃

見**魏**王辭相印自請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儀對曰六國

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之

倡此所以爲傾危也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國儀因說曰

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五分

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

**魏**大敗**魏**師取曲沃欺詐可恨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爲燕邦去

相魏翻因秦國來

雖則從橫分兩路

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魏**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益

重於**魏**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嬰有

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

棄之勿育是不明道此人舉動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旣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

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

日為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

豈受命於戶耶必若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妙語嬰不能答然暗

暗稱奇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遊為之延譽

諸侯使者至國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為賢立為適子遂繼辟

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

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這却沒分曉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

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

等投筋辭去這客也是個傲氣人田文起坐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

孟嘗君之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尚何面目立其門下

乃引刀自剄而死何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眾客無不感動歸者益

眾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國相戒

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

蛟龍在水怪魚藏

堂中有客三千輩

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魏懷王遣使弔喪因徵

兵伐秦哀王許之魏宣惠王趙武靈王燕王噲易王子皆樂於從

兵魏使者至魏潛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

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為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

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計莫如

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為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為進退私

謀却潛王以為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遠

稱病延醫療治一路擔擱不行却說魏四王與魏懷王相會

於函谷關外關在河南刻期進攻懷王雖為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

軍不相統一

行兵如此必然無功

守將樛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五

相推諉莫敢先發

可

相持數日樛里疾出奇兵絕餉道兵乏食

兵士皆譁樛里疾乘機襲之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

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孟嘗君回宣王

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費益愛重

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懷王恐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

與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自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

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潛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潛王不用蘇秦之計

却依了孟嘗君果然伐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潛王

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

手按腹而走訴於潛王潛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

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行反間於今者誅

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誠言訖拔去  
匕首血流滿地而死潛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市市申須臾有  
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潛  
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盡得主使之人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  
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  
忠之報乎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為國而仕國潛  
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國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國蘇代說國王  
納質子以和國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潛王潛王恨蘇秦不  
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國王欲以國依國臣之兄弟國大王之威德  
以為事國不如事國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  
生者之罪乎說得明白潛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為國大夫蘇  
代留止燕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橫

佩印者六

晚節不終

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

日吾乃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秦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

此其不可抗明矣不是秦強只是五國不濟耳然既有此番他自然安落得說嘴本倡合從之議者

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這却牽強夫親兄弟共父母者或

因錢財爭鬪不休此得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

列國有先事秦者合兵攻秦其危矣只是虛語恐嚇秦王曰寡人願從相

國事誠恐秦不見納奈何張儀曰臣請為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

國之好哀王乃飾車從造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通好張儀遂留

秦仍為相再說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肉重面潤



口方手縛飛禽走及奔馬自○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王噲嗣位

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期聽政○子之遂有篡○之意蘇代蘇

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揚其賢名○王噲使蘇代入○問候

質子事畢歸○王噲問曰聞○有益嘗君天下之大賢也○王有

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

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

君爲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卽○之孟

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

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

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何爲

獨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

其太子故○崩之後太子啟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德衰不

及堯舜以此之故國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

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以異哉喪心人 噲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

國於子之子之佯為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袞冕執圭

南而稱王畧無慙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此是何禮 愚得可笑出就別宮居住

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不忿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

之百姓亦多從之便能知不 能有成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堯舜之問 却

笑此一市被終不勝為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

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喪盡 良心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

共逃於無終山在順 天府 玉田縣避難丹朱商均却不曾 遭難如此一笑平之庶弟公子職

出奔國國人無不怨憤國潛王閭國亂乃使匡章為大將率兵十

萬從渤海今河間 府涿州進兵國人恨子之入骨皆簞食壺漿以迎國師無

有持寸兵拒戰者于之不得民心 如此安能愛國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

堯舜

蓬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見兵眾盛長驅而入亦皆登懼

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

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捨殺百餘人力竭被擒好個舜禹王噲自縊於

別宮好個堯舜蘇代奔匡章因毀之宗廟盡收府庫中寶貨將子

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匡章

留屯都以狗屬邑此各廷慎報王魏王子元年事也滑王親數子之

之罪凌遲處死不謂要做堯舜人知如此結果以其肉為醢遍賜羣臣子之為王纒

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人雖恨子之見王意

在滅眾心不服便知滅他不得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為

君是為昭王郭隗為相國時武靈王不忿之并使大將樂池

迎公子職於欲奉立為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都

者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者一時皆叛為匡章不能禁止遂

班師回國昭王仍歸國都修理宗廟志復國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

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

國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

千金使涓人門從之類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

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

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

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競傳必曰死馬且

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

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不怕嫌疑是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

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共飲食極其恭

敬復於易水在保定府安州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

欲強國而以招賢爲本便得綱領名曰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國王好士傳布遠

爲本便得綱領

近處辛自往蘇代自往鄒衍自往屈景自往昭王悉拜爲  
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

易水無剩聲

誰知數尺臺

中有萬古情

區區後世人

猶愛黃金名

黃金亦何物

能爲賢重輕

周道日東漸

二老皆西行

養民以致賢

王業自此成

語分兩頭再說潛王既勝殺三噲與子之威板天下秦惠文  
王患之而懷王爲從約長與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王欲離  
之黨召張儀問計張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何便  
進言必使王絕而親於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印

遊國知懷王有疑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

交於尙地步便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

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國之交耳

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國哉這是甚麼意思可笑但國侵伐不已是以不

敢求親也張儀對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國與秦而三

耳國東合於國則國重南合於國則國重然寡君之意竊在國而不

在國何也以國為婚姻之國而負國獨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

願為大王門闈之厮而大王與國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

關而絕國寡君願以商君所取國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故地還歸於國

之以利又是誘使國女為大王箕帚妾國世為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

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國昔還國故地寡人又何愛於國秦方繼

懷偏又土他鈞了愚得可笑羣臣皆以國復得地合詞稱賀且慢獨一人挺然出

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視之乃客卿陳

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

陳軫曰王以張儀爲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爲不信軫曰秦所以重

者以有國也今若絕國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

以奉之耶說得明白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國而張儀負王不與王

地國又怨王而反附於國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

者爲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國未

晚可見秦詐原不難破大夫屈平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

人決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絕國秦昔與我地乎張儀所以先卽

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怎見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

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匹命北關守將勿通國使人

着不走鬼揜着飛跑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張儀一路與逢侯丑飲

酒談心款若骨肉將進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右慌  
忙扶起儀曰吾足蹶損傷急於就醫先乘卧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  
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求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  
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之言惠文王復書  
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聞秦與魏尚未決絕魏寡人恐受欺  
於秦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  
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秦之絕魏未甚耶乃遣  
勇士宋遺假道於秦借秦符直造魏界辱罵潛王魏得又可魏潛王大  
怒遂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魏國張儀聞秦使者至其許已行乃  
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意訝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尚淹吾  
國耶丑曰秦王專候相國面決今幸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  
定地界回復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



俸邑六里自願獻於齊王耳險絕語却輕輕的便說將出來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

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也張儀曰齊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

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况六百里哉逢侯丑還報懷王大怒

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

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錯得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為

狡賊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

見利也不如割兩城以賂秦與之合兵而攻秦計雖不正然此時雖

失地於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却亦無可奈何何罪焉合兵而

攻齊人將笑我這却是良心不可即曰拜屈匄為大將逢侯丑副之

興兵十萬取路天柱山在漢中府金州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縣在西安府王命

魏章為大將甘茂為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將國

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志當二國夾攻連戰俱北秦之兵遣至

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

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今漢中府之地六百里無梁不成反輸一耶愚人之苦

如此國震動聞取亦謀襲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謝

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依舊兩計俱行只多魏章遣人請

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今貴州省請以商於地易之如

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與寡人情願獻黔中之

地為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秦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經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張儀為秦臣其說自必出于連橫但其所以說六國者純是一

派虛聲恐喝蓋原無真實道理可講也然秦在此時地大而兵強已有兼并之勢六國本來都有畏懼之心故儀之說得入耳張儀方纔欺楚又明知秦懷王在盛怒聞其來求卽便挺身而往却能終得脫身纔見秦武不喜便設謀往魏又能使齊不伐魏其胆氣見識知術却亦有過人處只是心術不端事事出于欺詐便先把品地來弄壞了雖有功於秦而爲君子所不齒惜哉

甘茂之取宜陽全是息壤一盟之力凡人臣欲有事于外而內有讒忌之人者皆當以此爲法

人君自有君職君體不應于臣下爭能雖才能功業之事猶不可況下至勇力之大小乎秦武輕其萬乘之尊而欲以力誇其臣下遂死非其命豈不可嘆古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妙哉

言乎

凡人做一切事，筭進步便須筭退步。懷之往，既以慮其見欺，却不筭一退步，只是冒冒失失而去。正如孤注一擲，以僥倖其瓦全可笑之甚。

秦人果欲與趙通好，何必定要面會。卽會亦當于公盼地方，何爲直至間之外。明明是欺詐之心，又有屈原昭睢明白道破。懷却不醒悟，反聽子蘭靳尚一箇稚子一箇奸臣之言，輕身赴會，只筭自尋晦氣于人乎何尤。

問外還筭是公地，問內則秦家。突相約爲會，而秦王不在問外。事便可疑，使楚懷當日具司馬從行。此時見機而返，還有商量。乃意進武問，明是烏之入籠獸之入檻，乃直至閉問圍館方纔知是落套，豈非呆鳥。

話說懷王恨張儀欺詐願自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

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

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寧不得地何忍棄之這却是秦張儀自請曰

徵臣願往惠文王曰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

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好看

况未必死乎此句是主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為寡人言之張儀曰

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晉在楚時聞楚王新幸一美人

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這算計也

儀一類人美人信其言楚王問于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

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劓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

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用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

可以不死正是有所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為進取之勢楚

必然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儀。既至，魏國懷王即命使者執而

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廷得可笑然正張儀生稅張儀別遣人打靳

尚關節，靳尚入言于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

尚曰：「不知。」王之怒張儀，故遣使廷。今聞魏王欲殺儀，秦將還魏

侵地，使親女下嫁于魏，以美人善歌者為媵，以贖張儀之罪。魏女至

魏，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分明是鄭袖大驚曰：子有何

計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為不知者，而以利害言于大王，使出張

儀還秦事宜可已。」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

儀，地未入，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

漢中，有吞魏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魏。我夫婦不能相

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說得像倭人可畏在此且人臣各為其主

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若張儀出脫語亦佳大王若

厚待儀儀之事國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靳尚

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縱不損秦不可而又失黔中數百

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為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

於是出張儀因厚禮之只第請他張儀遂說懷王以事國之利懷王

即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屈平出使國而歸聞張儀以去乃諫

曰前大王見欺于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

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讐况君乎未得秦歡而

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為非計也埋明詞暢只懷王悔使人駕輅

軍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使

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為秦嬴

朝作俘囚夜上賓

堪笑懷王如木偶

不從忠計聽讒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復得見大王之面**秦**王誠畏**秦**甚雖然

不可使臣失信于**秦**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爲**秦**德劫爲婚姻臣請

借**秦**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秦**

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湯如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計

是用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秦**也只是欺過**秦**王念張儀之勞

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

列國張儀東見**秦**潛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甲兵孰與**秦**強

從人爲**秦**計者皆謂**秦**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狃目前不顧後患今

**秦**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

與**秦**爲仇**秦**驅**魏**攻**秦**之南境悉**秦**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卽墨之

敝大王雖欲事**秦**尙可得乎全是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

潛王曰寡人願以國聽于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秦**王曰敝邑



秦王有傲甲凋兵願與君會于邯鄲之下使微臣先聞于左右大王

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背盟逃國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

誤矣今秦魏結婚國獻魚鹽之地魏稱東藩之臣是五國為一也

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一幸亦是一通故臣為大王計莫

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魏國說魏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

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為好

會令工人製為長柄金斗飲器方方晏弱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

破胸而死遂襲據代國其婦聞之泣而呼天因摩笄屬以自刺後人

因號其山曰摩笄之山在大同蔚州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况他人哉這

話却牽強之極世遠年淹前人之事與今人有何干涉前今趙王已割地謝過于秦將入朝秦王

于渑音免池在河南府一旦驅趙而攻魏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

仍歸到魏昭王恐懼願獻恒山之東五城以和秦張儀連衡之說既

恐喝上

行將歸報國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蕩卽位是爲武王秦

潛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橫之說可知連

全疑及聞儀說國之後方往說國以儀爲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

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共背秦復爲合從疑國已結婚于秦

恐其不從先欲伐之國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于國兵乃止潛王

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國武王生性麤直

自爲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欺詐人雖有功之處亦後取羣臣先

忌儀寵者至是皆讒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于

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國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儀願辭大王東往大梁國之伐梁必矣梁國兵連而不解大王乃

乘間伐國通三川以窺國室此王業也任是你惡他他武王以爲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入大梁見枕早便哀王襄王用爲相國

以伐公孫行之位衍乃去魏人秦潛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興師  
伐魏哀王大懼謀于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偽為魏客見潛王  
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潛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魏  
也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秦時與秦王有約言魏王惡儀儀所在必  
興師伐之故魏王具車乘送儀于魏欲以挑魏之魏兵連而  
不解魏乃得乘間而圖事于北方又以真許行其王今伐魏中儀計  
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為矣此計則只是自  
全不復為秦謀  
次潛王遂罷兵不伐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于魏是歲  
齊無鹽后死却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為戲不是人烏  
獲任鄙自先世已為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魏人孟賁字  
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响動天嘗於  
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

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

士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眾當日以次

上船賈最後至強欲登舟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

強如此豈孟賈耶述在千里近在日前賈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波浪

頓作舟中之人懼懼顛倒盡揚播入于河賈振撓頓足一去數丈須

臆過岸竟入成陽求見武王武王視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

並見寵任時圖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

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以甘茂為左丞相樛里疾為

右丞相魏章忿氣不得相位奔秦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謂樛里

疾曰寡人生于西戎未視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華落之間雖

死無恨二卿誰能為寡人伐圖乎是張儀餘殃樛里疾曰王之伐圖欲取

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師費財圖之救將至臣



之母而誘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

戰國諸遊士善佳譬喻語

亦是風氣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於是君臣歃血為誓藏誓

書于息壤遂發兵五萬使甘茂為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

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左相樛里疾言于武王曰秦師老矣不

撤回恐有變亦見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為書一函以謝武王武

王啟函視之書中惟息壤二字更不多說妙蓋武王悟曰甘茂固嘗

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王亦使大將

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于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觔

獨入軍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

軍軍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于石

上折肋而死恃勇之人便有此等蹇跌所以孔子兵乘之遂拔宜

陽王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詔

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戡宜陽地方使右丞相樛里疾先往三州開路

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圖赧王遣使郊迎親具

賓主之禮已無復有天子之勢矣**武**王謝弗敢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

往觀之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果然整圖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

的貢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

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于圖為鎮國之重器及圖武王克商

遷之于雒邑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

政不知重多少斤兩武王周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幽涼雍豫

徐揚青兗冀等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吏曰此雍州乃圖鼎也

寡人當攜歸咸陽耳已萌伐周之心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

吏叩首對曰自有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說每位有千鈞之重誰

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知武王

恃力好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于倍之重臣不能勝

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卽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的繫于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揜起雙袖用兩枝鐵臂

套入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那鼎離起約有半尺仍還于地用力過

猛眼珠迸出口毗流血

何必拚命

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旣然卿能舉起此

鼎寡人難道不如爲累

好勝

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驅不可輕試武王不

聽卽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用大帶札縛其袖任鄙拖袖固

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武王大踏步向前

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

勝乃儘生平神力屏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

覺力盡失手鼎墜于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訖札一聲將蹠骨壓個

半斷

好勝得好心安知非昏 降之闍耶

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



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床第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

得遊輦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于雒陽前言豈非識乎國報王聞

變人驚急備美梓親往視斃哭弔盡禮綉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

子迎其異母弟穆嗣位是為昭襄王楊甲疾討舉鼎之罪磔孟賁族

滅其家亦未免太過以任鄙能諫用為漢中太守道却賞疾復宣言于朝

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禮與無甘茂懼為疾所害遂奔國後死

于魏再說國昭襄王聞國帶國質子於國疑其皆國而向國乃使綉里

疾為大將與兵伐國國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備都是此不

懷王恐懼昭襄王乃遣使遺懷王書畧云

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結為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于

國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

大國惟國與國吾兩君不睦何以令于諸侯寡人願與王會于武

闕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

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卽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

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秦之欺見于秦非一二次

矣王往必不歸原說得明白相國昭雎昭雎之子曰靈均屈原字乃忠言也王其

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本靳尚曰不然本惟不能敵秦故

兵敗將死輿地曰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秦

奈何曉之何嘗不似有理然以貽家國之害矣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以爲婚姻可

恃力勸王行曰秦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于此這只算孩彼以兵

來尙欲請和况歡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卽靳尚官名所言最當只怕

王不可不聽懷王因秦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掇

不過遂許秦王赴會擇口起程只有靳尚相隨去也去得秦昭王使

其弟涇陽君悝乘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曰  
起引兵一萬伏于關內以劫**秦**王使將軍蒙驚引兵一萬伏于關外  
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秦**王往來不絕**秦**王信之不  
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于  
關內三日矣明明不是好意了不敢辱車徒于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  
懷王已至**秦**國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  
砲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惟你走去還不知麼  
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  
公館伺候車駕卽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  
館之前使者分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  
動却不像**秦**王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  
疑臣實非**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懷王只得

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喊起兵

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王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即爲要囚

你作還不知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于君

王不信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此些少軍卒

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繇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驚一軍于

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遂歸王

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離出平之言乃爲靳尚所誤流淚不已懷王

既至咸陽昭襄王乃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于章臺之上王王面南

上坐使懷王面北參謁如藩臣禮好大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

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于假稱有疾誘寡人至于咸陽復不以

禮相接此何意也還筭有昭襄王曰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已而

不果今日相屈欲遂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即送王歸矣矣只

東周列國志 卷之二十一

謂地也夫必得歸。懷王曰：「縱欲得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這是句話

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爲盟。」

以一將軍隨寡人至。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他連盟也，不信，你知。

信他一封書便來一愚一狡相形更足顯然。必須先遣使回國，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

餞行耳。之羣臣皆前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要

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受汝脅也。」還筭有昭襄王乃留懷王于

咸陽城中，不返回國。再說靳尚，迺回報與昭雎，如此恁般秦王欲得

王黔中之地，拘留在彼。昭雎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于國，

倘人與言謀復留太子，則國無君矣。」可憐靳尚曰：「公子蘭見在

何不立之？昭雎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遽棄其命，舍適立庶

異曰：「王幸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訃于國，以請太子，必信從靳尚。」

曰：「吾不能爲君禦難，此行當效微勞耳。」昭雎即遣靳尚使國，詐稱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趙武靈胡服習射詐入秦庭其志略胆氣亦可謂是雄主但學識不足耳

人君廢長立幼原是不合道理事况已立之太子又無罪過乃因溺愛一念遂廢之而更立少者天理人情上都說不去所以卒致後日之悔

**楚**國雖屢敗于秦此時兵力也還不弱現放着一個有才力學懷忠報國之屈原不能用却偏喜靳尚子蘭二人此所以終于不振也

平原之美人臨衢笑容固然不是然與蕭夫人之笑容不同彼乃大國使臣朝聘大事齊人故意戲弄實爲侮慢無禮此則不過偶然一笑耳躡者之請諸客之引去平原之斬美人都未免

太過特因此時正以客爲輕重之時故雖于情理不得其平大家都不覺耳然較之重色而輕賢者其高下何啻倍徒

孟嘗之輕身入圖畢竟是孟浪事卽使無虞其爲犯難履險亦已甚矣縱恃有賓客之力足以自脫然何如不去之爲愈也况雞鳴狗盜尤非計之所及乎

雞鳴狗盜固不足言得土但孟嘗此時除却雞鳴狗盜却也無着力處則其得脫圖難不可謂非養士之力也

養客與擇友不同蓋取其可以爲我用則雞鳴狗盜正自不妨若高談濶論侈言道德文章而無補于實用固不如雞鳴狗盜之有益耳

話說圖武靈王

名雍 燕王侯子

身長八尺八寸龍顏鳥喙廣髻虬髯面黑有

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卽位五年娶圖女爲夫人生子曰



章立爲太子名正言順非有可改之端也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次

日向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於琴我疑武靈之夢或卽此人幻術武

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在文水縣容貌宛如夢中所見因使鼓琴大悅之

納於宮中謂之吳娃生子曰何及后薨竟立吳娃爲后廢太子意

而立何爲太子是何綱紀武靈王自念國北邊於國東邊於胡

邊於胡國與趙爲鄰而止一河之隔居四戰之地恐曰

就微弱乃身自朝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朝俗窄袖左衽以便騎射

在他國便可笑在趙國却不妨國中無貴賤莫不朝服者廢車乘馬日逐射獵兵以

益強武靈王親自帥師畧地至於常山今北岳恒山西極雲中今大同府懷仁縣

北盡鴈門今大同府渾源縣拓地數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雲中自九

原山名在遼州而南竟襲咸陽以諸將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

出其身經略四方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爲惠王

使監國可也  
何必傳位  
武靈王自號曰主父  
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

義爲相國李兌爲太傅公子成武靈王爲司馬封長子章以安陽之

地在大府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爲之相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主父欲

窺秦之山川形勢及觀秦王之爲人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賚國書

來告立君於秦國攜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此事人竟入咸陽來謁

秦王昭襄王問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尚壯又問曰旣在尚壯何以

傳位於子對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諸事欲及其身使嫺習之寡

君雖爲主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畏秦乎對曰

寡君不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

秦或者可終徵盟好對得雖壯尋常昭襄王見其應對鑿鑿甚相敬

重使者辭出就館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不

似人臣之相事可有疑有心展轉不寐天明傳旨趙招相見其從

大咎曰使人患病不能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尚不出昭襄王怒

遣吏迫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國**使者原是真國招趙招趙招

既在則前日去者只義孫行者毫毛耳一笑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是真國招使

者的係何人對曰實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觀大士威容故詐稱使者

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她在去得快特命臣招待罪於此昭襄王大驚

頓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星夜追之

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出關矣涇陽君等回

復**秦王**秦王心跳不寧者數日實是希罕事乃以禮遣**趙**招還國髡公有

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

誰敢潛窺函谷關

不道龍顏趙父主

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自代州今蔚州而西收兵于**趙國**築城于雲壽以

**鎮中**名**趙**王城吳姓亦於肥鄉

縣在廣平府

築城號夫人城是也

強甲於三**晉**其年**趙**懷王自**秦**來奔惠士與羣臣計議恐觸怒且

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尊遂閉關不納可懷王計窮欲南奔大梁

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遂發病未幾

而薨乃歸其喪於**秦**人憐懷王為**秦**所欺客死於外百姓往迎

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斬尚子蘭該殺諸侯咸惡之無道復為合從以

擯詔侯且然則子蘭斬尚萬死猶轉

**秦**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絲子蘭尚斬誤之

今日二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安絕無報**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

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懷王之恥子蘭悟其意使尚斬

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

忘**秦**仇為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為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

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夔之故

宅今歸州有見原被髮圻面形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

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矣憂思何益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

餘年乎原不違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爲助行于南

獨耕月餘姊去原嘆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亡滅忽一日晨

起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自溺爭掉小

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絲線恐爲

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拯救屈原而起目今至楚至

**吳**相沿成俗屈原所耕之田獲米如白玉因號曰玉米田忠誠里人

私爲原立祠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

至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田與廟俱後

復加封原爲忠烈王髯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

峩峩廟貌立江傍  
香火爭趨忠烈王

後骨不知何朽朽

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餼五日

是日羣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己設便坐於傍觀其行禮

是何綱紀見何年幼服袞冕南面爲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拜舞於

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不備之于姑自然要悔之者終朝既散主父見公子勝在側

私謂曰汝見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趙地爲二

使章爲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爲如何縱行之亦不免後日之爭趙勝對曰王昔日

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曰事權在我又

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不能刺猛虎而不能變色于蜂蠆問曰今日

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於理不合欲立爲代

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吳娃曰昔晉穆侯生二子

長曰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立都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

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翼國此主父所知也成師爲弟  
尙能戕兄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  
惑其言遂止有侍人嘗曾伏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  
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  
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  
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公與肥義相善密  
告曰安陽君疆壯而驕其黨甚衆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狠自用  
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僥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勢尊禍必  
先及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見諸部是然只圖自肥義先不是赤心爲國人

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托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  
避不爲苟息所笑乎李兌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  
下从之別去肥義思李兌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

良策後村乃謂遠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

諾忽一日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在順德府平邱縣安陽君章亦從往那沙

邱有臺乃紉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六

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在外其兵眾

不甚集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殺之曰

奉主父以撫其眾誰敢違者孟浪主意章曰此計甚妙即遣心腹內

侍偽為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面幸速往高

信即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謂王曰義當以

身先之俟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高信曰緊閉宮門慎勿輕啟肥義

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為王羣起盡殺之聚九州鉄

變田不禮舉火驗視乃肥義也田不禮大驚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

露宜悉眾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



分付已豫作準備田不禮攻王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賊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擲之田不禮命取巨石繫於木以撞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公子成李兌在國中商議恐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上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當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言當力拒追兵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眾寡不敵不禮被李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打開宮門此禮李兌仗劍當先開路公子成在後入見主父叩頭曰安陽君反叛往所不若願主父出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二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統口李兌曰

至此當搜

一番主人亦大無聊

即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

也未見得猴是

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

出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君遇主父萬一見

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李兌提安

陽君之首自宮內出聞主父泣聲

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復謂公子成曰主父開

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圖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無乃傷

主父之心事平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幼不足與

計吾等當自決也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

更該死矣

使人詐傳惠王之令

日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即係賊黨其族從宮及內侍等

聞王令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無一應者欲出則

門已下鑰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無從取食庭中樹有

雀巢乃探其卵啖之

可憐

月餘餓死髯仙有詩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

雄心直欲并西秦

吳娃一脉能貽禍

夢裡琴聲解誤人

主兌既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尚不敢入直待三月有餘方纔啟鑰入

視主父身屍已枯瘠音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葬於

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相國李

兌爲司寇不討罪而反賞之明是假手殺父矣惠王諒死未幾公子成卒惠王以公子勝曾

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今德號爲平原君平原君

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既貴益招致賓客坐食者常數千人平原君

之府第有畫樓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亦不成規矩亦民家之

主人有音疾音足曉起蹣跚而出汲美人於樓上望見大笑少頃蹙

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蹙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

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賤色也臣不幸有罷癘之

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不甘受婦人之辱願得笑臣

者之頭笑之謂何至勝笑應曰諾覽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堅

也以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不殺也罷了却不該如平原君門

下有箇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稽客之多少料筭錢穀出入之

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漸引去亦為有別處收留耳歲餘減半公子勝怪

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乃紛紛引

去何也客中一人前對曰君不殺笑覽之美人眾皆沸然以君愛色

而賤士所以去耳臣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

過也即解佩劍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好看人者看樣自造跛者之門長

跽請罪覽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

人為三字語云

食我餽

衣我溫

息其館

遊其門

齊孟嘗

趙平原

佳公子

賢主人

時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覽之事一日與向壽述之嗟嘆其賢向壽曰尙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王曰孟嘗君如何向壽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卽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爲世子及嗣爲辟公賓客益盛衣食與已無二供給繁費爲之破產士從來者人人以爲孟嘗君親也一半是厚一半是客欲自誇無有間言今平原客美人笑覽而不誅直待賓客離心乃斬頭以謝不亦晚乎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時與頭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王曰彼國相也召之安肯來子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爲質于以請孟嘗君信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卽以爲相亦必相王之親子弟且相其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王曰善乃以涇陽君悝爲質于

願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饑渴之想賓客聞秦召皆

勸孟嘗君必行時蘇代適為燕使于秦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

上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謂士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

何士偶人笑曰我生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子遭雨漂流吾不知其

所底也秦虎狼之國秦懷王猶不返况君乎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

之所終也說得是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湣王曰秦之效質

而求見孟嘗君欲親秦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權矣雖然留秦之質猶

為不信秦也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匡章想是妬害

孟嘗君寵而思陷之耳不然如何出這般失主意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未孟嘗君

而厚於秦湣王以為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遣相國文孟嘗君行聘君各行聘

於上國以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為質質即備車乘送涇陽君還

秦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可笑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

人咸陽謁見**秦王**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孟嘗君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真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尙緩**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分付珍藏以俟進御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樞里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王曰用**齊**族也今**齊**必先**齊**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壽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衆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却也說得有理**秦王**以其言問於樞里疾疾對曰奭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如殺之**秦王**感其言命幽

孟嘗君於館舍涇陽君在時孟嘗君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臨行復

餽以寶器數事在家不會邀賓客出外方知涇陽君甚德之至是聞

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尚

未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德王心所言必從君攜有重器吾為君進

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還國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璧二雙托涇

陽君獻於燕姬求解燕姬曰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

此裘妾不惜一言不願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

一裘已獻秦王王何可復得徧問賔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眾皆束手

莫對最下坐有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

曰臣能為狗盜孟嘗君笑而遣之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竇中潛入秦

宮庫藏為狗吠聲主藏吏以為守狗不疑客同吏睡熟取身邊所藏

鑰匙逗開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

陽君



陽君轉獻燕姬燕姬大悅值與王夜飲方懽此時說話最得夫此婦人要說話每多在此等

時也遂進言曰妾聞國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方為國相一笑

不欲來國請而致之不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

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又說得妙妙在不為

孟嘗王曰善明日御殿即命其車馬給驛券放孟嘗君還國孟嘗

君曰吾僥倖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一秦王中悔吾命休矣何如初

不客有善為偽券者為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至函谷關夜

方半關門下鑰已入孟嘗君慮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開閉俱有常

期人定即閉雞鳴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心甚惶迫忽聞

雞鳴聲自客隊中出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二人能效雞聲者此

必是今人說於是羣雞盡鳴關吏以為天且曉即起驗券開關孟嘗

君之眾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

眾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待慢下坐之客此時上坐之客未必有甚高人髯翁有

贊曰

明珠疆雀

不如彈丸

白壁療饑

不如壺餐

狗吠裘得

雞鳴關啟

雖爲聖賢

不如彼鄙

細流納海

累塵成岡

用人惟器

勿陋孟嘗

榜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卽趨入朝見昭襄王曰王卽不殺田文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王王大悔卽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至函谷關索出客籍門之無國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問道何未至乎候半日越法去杳無影響乃言孟嘗君壯貌及賓客車馬之數關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關吏曰其馳如飛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王王王嘆曰孟嘗君有鬼

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國王乘狐白裘於主藏吏不得及見  
燕姬服之因叩其故知爲孟嘗君之客所盜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  
遍都之市無物不有吾國未有其比竟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  
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燕姬服之

叩其故知

遍都之市

無物不有

吾國未有

其比

竟以裘賜

燕姬

不罪主藏

吏

不知孟嘗

君歸國

如何

且看下回

分解

燕姬

遍都之市

無物不有

吾國未有

其比

竟以裘賜

燕姬

不罪主藏

吏